

一 立志修德

君子之立志也，有民胞物与之量，有内圣外王之业，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，不愧为天地之完人。

故其为忧也，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，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；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，蛮夷猾夏则忧之，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，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，所谓“悲天命而悯人穷”，此君子之所忧也。

若夫一身之屈伸，一家之饥饱，世俗之荣辱得失、贵贱毁誉，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。

君子但知有悔耳，悔者，所以守其缺，而不敢求全也。小人则时时求全。全者既得，而吝与凶随之矣。众人常缺而一人常全，天道屈伸之故，岂若是不公乎？

古之君子，修己治家。必能心安身强而后有振兴之象，必使人悦神钦而后有骈集之祥。

煌煌先哲，彼不犹人？藐焉小子，亦父母之身。聪明福禄，予吾者厚哉；弃天而佚，是及凶灾。积悔累千，其终也已。往者不可追，请从今始。荷道以躬，舆之以言。一息尚活，永矢弗谖。

大抵任天下之大事以气，气之忿积于中者厚，故倔强之极不能不流为忿激。以后吾兄动气之时，彼此互相劝诫，存其倔强而去其忿激，斯可耳。

古人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。立德最难，自周汉以后，罕见以德传

者。立功如萧、曹、房、杜、郭、李、韩、岳，立言如马、班、韩、欧、李、杜、苏、黄，古今曾有几入？

吾自八年六月再出，即力戒“惰”字，以儆无恒之弊。近来又力戒“傲”字。昨日徽州未败之前，次青心中不免有自是之见，既败之后，余益加猛省。大约军事之败，非傲即惰，二者必居其一。巨室之败，非傲即惰，二者必居其一。

天地间惟“谦谨”是载福之道。骄则满，满则倾矣。凡动口动笔，厌人之俗，嫌人之鄙，议人之短，发人之覆，皆骄也。无论所指未必果当。即使一切当，已为天道所不许。

惠书称申夫有揽辔澄清之志，只愧尺波不足以纵巨鳞，陋邦不足以发盛业。昔年巨盗发冢，椎掘方毕，棺中人忽欠伸起坐曰：“我乃伯夷，何为见访。”盗逡巡去，易一邱，方开凿墓门，

见前欠伸者随至曰：“此舍弟叔齐冢也。”今将施巨钩犒饵于蹄涔之水，是犹索珠襦玉押于伯夷之垅，多恐有辜荐贤之盛心，至于推诚扬善，力所能勉，不敢或忽。

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，以不怨不尤为用。

果能好善如好好色，恶恶如恶恶臭，力去人欲，以存天理，则《大学》之所谓自慊，《中庸》之所谓戒慎恐惧，皆能切实行之。即曾子所谓“自反而缩”，孟子所谓仰不愧俯不作，所谓养心莫善于寡欲，皆不外乎是。

万事付之空寂，此心转觉安定，可知往时只在得失场中过日子，何尝能稍自立志哉。

《记》云：“君子庄敬，日强。”我日日安肆，日日衰陋，欲其强，得乎？譬诸草木，志之不立，本则拔矣。是知千

言万语莫先于立志也。

立者，发奋自·强，站得住也；达者，办事圆融，行得通也。吾九年以来，痛戒无恒之弊，看书写字从未间断，选将练兵亦常留心，此皆自强能立功夫。奏疏公牒再三斟酌，无一过当之语自夸之词，此皆圆融能达工夫。

古来豪杰、吾家祖父教人 以“ 懦弱无刚 ” 四字为大耻，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。惟数万人困于坚城之下，最易暗销锐气，弟能养数万人之刚气而久不销损，此是过人之处，更宜从此加功。

自修之道，莫难于养心。心既知有善知有恶，而不能实用其力以为善去恶，则谓之自欺。方寸之自欺与否，盖他人所不及知 而已独知之。故《大学》之《诚意》章 两言慎独。

人生惟有“常”是第一美德。余早年于作字一道亦尝苦思力索，终无所成。近日朝朝摹写，久不间断，遂觉月异而岁不同，可见年无分老少，事无分难易，但行之有“恒”，自如种树养畜，日见其大而不自觉耳。

“长傲”、“多言”二弊，历观前世卿大夫兴衰，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福之由，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，故愿与诸弟共相鉴诫。第能惩此二者，而不能勤奋以图自立，则仍无以兴家而立业。故又在乎振刷精神，力求有恒，以改我之旧辙，而振家之丕基。

凡傲之凌物，不必定以言语加人，有以神气凌之者矣，有以面色凌之者矣。稍有英发之姿，面色间有蛮很之象，最易凌人。凡中心不可有所恃，心有所恃则达于面貌。只宜抑然自下，一味言忠信，行笃敬，庶几可以遮护旧失，整顿新机，否则人皆厌薄之矣。

现在带勇，即埋头尽力以求带勇之法。早夜孳孳，日所思夜所梦，舍带勇以外则一概不管。不可又想读书，又想中举，又想做州县，纷纷扰扰，千头万绪，将来又蹈我之覆辙，百无一成，悔之晚矣。

凡仁心之发，必一鼓作气，尽吾力之所能为。稍有转念，则疑心生，私心亦生。疑心生则计较多，而出纳吝矣；私心生则好恶偏，而轻重乖矣。

大抵第一要除骄傲习气。中无所恃，而夜郎自大，此最坏事。

吾人只有进德、修业两事靠得住。进德则孝弟仁义是也，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。此二者由我作主，得尺则我之尺也，得寸则我之寸也。今日进一分德，便算积了一升谷；明日修一分业，又算余了一文钱。德业并增，则家私日起。至于功名富贵，悉由命

定 丝毫不能自主。

自吾识字，百历泊兹。二十有八载 则无一知。曩以所忻，阅时而鄙。故者既抛 新者旋徙。德业之不当 日 为物牵。尔之再食 曾未闻或愆。黍黍之增，久乃盈斗。天君司命，敢告马走。

心欲其定，气欲其定，神欲其定，体欲其定（右“智”所以养肾也。）

愧奋直前，有破釜沉舟之志，则远游不负。若徒悠忽因循 则近处尽可度日，何必远行百里外哉？

饮食有节 起居有常 作事有恒，容止有定（右“信”所以养脾也。）

凡遇牢骚欲发之时，须反躬自思。吾果有何不足，而蓄此不平之气，猛然内省，决然去之。不惟平心谦抑，可以早得科名，亦且养些和气，可以

消灭病患。

扩然而大公，物来而顺应，裁之吾心而安，揆之天理而顺（右“义”，所以养肺也。）

人苟能自立志，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？何必借助于人。“我欲仁，斯仁至矣。”我欲为孔孟，则日夜孜孜，惟孔孟之是学，人谁得而御我哉？若自己不立志，则虽日与尧舜禹汤同住，亦彼自彼，我自我矣，何与于我哉？

少不自立，荏苒遂泊今兹，盖古人学成之年，而吾碌碌尚如斯也，不其戚矣。继是以往，人事日纷，德慧日损，下流之赴，抑又可知。夫捷疾所以益智，逸豫所以亡身，仆以中材而履安顺，将欲刻苦而自振拔，谅哉其难之与！

斋宿日观，天鸡一鸣；万籁俱息，但闻钟声。后有毒蛇，前有猛虎，神定

不慑，谁敢余侮？岂伊避人，日对三军，我虑则一，彼纷不纷。驰骛半生，曾不自主，今其老矣，殆扰扰以终古。

故能慎独，能内省不疚，可以对天地质鬼神，断无行有不慊于心则馁之时。人无一内愧之事，则天君泰然，此心常快足宽平，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，第一寻乐之方，守身之先务也。

至于强毅之气，决不可无。然强毅与刚愎有别，古语云：“自胜之谓强。”曰强制，曰强恕，曰强为善，皆自胜之义也。如不惯早起，而强之未明即起，不惯庄敬，而强之尸坐立斋，不惯劳苦，而强之与士卒同甘苦，强之勤劳不倦，是即强也。不惯有恒，而强之贞恒，即毅也。舍此而求以客气胜人，是刚愎而已矣。二者相似，而其流相去霄壤，不可不察，不可不谨。

古来言凶德致败者，约有二端：曰长傲，曰多言。丹朱不肖，曰傲，曰

器讼 即多言也。历观名公巨卿 多以此二端败家丧身。余生平颇病执拗，德之傲也。不甚多言，而笔下亦略近乎器讼。静中默省愆尤，我之处处获戾，其原不外此二者。

德成以谨言慎行为要，而敬、恕、诚、静、润六老阙，不可。学成以三经、三史、三子、三集烂熟为要，而三者亦须提其要而钩其元。艺成以多作多写为要，亦须自辟门径，不依傍古人格式。功成以开疆安民为要，而亦须能树人，能立法。能是二者，虽不拓疆，不泽民，不害其为功也。四者能成其一，则足以自怡，此虽近于名心，而犹为得其正。

闻有恶德败行，听之娓娓不倦，妒功忌名，幸灾乐祸，此凉德之一端也。

胸包清浊，口不臧否者，圣哲之用心也。强分黑白，过事激扬者，文士

轻薄之习、优伶风切之态也。而吾辈不察而效之，动辄区别善恶，品第高下，使优者未必加劝，而劣者几无以自处 此凉德之三端也。

人受命于天，如臣受命于君，子受命于父 而或不能受命 居卑思尊，日夜自谋，置其身于高明之地，譬诸金跃冶而 以莫邪干将自命 此凉德之二端也。

困心横虑 正是磨炼英雄 玉汝于成。

余生平之失在志大而才疏，有实心而乏实力，坐是百无一成。

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“惰”字致败 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“傲”字致败。

三薄者 幸灾乐祸 一薄德也 逆命亿数 二薄德也 臆断皂白 三薄德

也。

李申夫尝谓余愠气从不说出，一味忍耐，徐图自强，因引谚曰：“好汉打脱牙和血吞。”此二语是余生平咬牙立志之诀。

念不知命、不知礼、不知言三者，《论语》以殿全篇之末，良有深意。若知斯三者，而益之以《孟子》取人为善、与人为善之义，则将庶可为完人矣。

所以须日课册者，以时时省过，立即克去耳。今五日一记，则所谓省察者安在，所谓自新者安在，吾谁欺乎？真甘为小人，而绝无羞恶之心者矣。

余今年已三十，资禀顽钝，精神亏损，此后岂复能有所成。但求勤俭有恒，无纵逸欲，以丧先人元气，困知勉行，期有寸得，以无失词臣体面，曰

日自苦 不至佚而生淫。如种树然 斧斤纵寻之后，无使牛羊又从而牧之。如熬灯然，膏油欲尽之时，无使微风乘之。庶几稍稍培养精神，不至自速死。

语不云乎：“往者不可谏 来者犹可追。”自今以始，吾其不得自逸矣。

修己治人之道，果能常守“勤”“俭”“谨”“信”四字，而又能取人为善，与人为善，以礼自治，以礼治人，自然寡尤寡悔，鬼伏神钦。特恐言道不笃，间或客气用事耳。

接家信，大人教以保身三要，曰：节欲、节劳、节饮食。又言：“凡人交友，只见得友不是而我是，所以今日管鲍 明日秦越。”傍夕 与子序登楼，论老年用功不可有骄气、暮气。

古来圣哲胸怀极广，而可达天德者约有四端。如笃恭修己而生睿智，

程子之说也；至诚感神而致前知，子思之训也；安贫乐道而润身晬面，孔、颜、曾、孟之旨也。观物闲吟而意适神恬，陶、白、苏、陆之趣也。

不能主一之咎，由于习之不熟，由于志之不立，而实由于知之不真。若真见得不主一之害心废学，便如食乌啄之杀人，则必主一矣。不能主一，无择无守，则虽念念在四书五经上，亦只算游思杂念，心无统摄故也。

自恨少壮不知努力，老年常多悔恨，于古人心境不能领取一二，反复寻思，叹喟无已。

存心 则缉熙光明 如日之升 修容，则正位凝命，如鼎之镇。内外交养 敬义夹持 何患无上达。

古人“修身”“治人”之道 不外乎“勤”“大”“谦”。勤若文王之不遑，大若舜禹之不与，谦若汉文之不胜。而

勤谦二字，尤为彻始彻终，须臾不可离之道。勤所以儆惰也，谦所以儆傲也。能勤且谦，则大字在其中矣。千古之圣贤豪杰，即奸雄，欲有立于世者，不外一勤字；千古有道自得之士，不外一谦字。吾将守此二字以终身，倘所谓‘朝闻道夕死可矣’者乎。

立身之道，以禹墨之“勤”“俭”，兼老庄之“静”“虚”，庶于“修己”“治人”之术两得之矣。

周末诸子各有极至之诣，其所以不及孔子者，此有所偏至，即彼有所独缺，亦犹夷惠之不及孔子耳。若游心能如老庄之虚静，治身能如墨翟之勤俭，齐民能如管商之严整，而又持之以不自是之心，偏者裁之，缺者补之，则诸子皆可师，不可弃也。

一息尚存，不敢不勉，是以迨日业术虽无寸进，而心志大定，寢寐安恬。

仆之往岁亦尝驰逐众说，昏庸作辍，百无一成，穷而思返，恍若有悟。乃知德性未尊，则问学适以助长，德性既尊，然后吾之知识少焉而不足耻，多焉而不足矜。周公之材艺，孔子之多能，吾不如彼，非吾疚也。若其践形尽性，彼之所稟，吾亦稟焉。

凡仆之所志，其大者盖欲行仁义于天下，使凡物各得其分；其小者则欲寡过于身，行道于妻、子，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宗族乡党。其有所成与，以此毕吾生焉；其无所成与，以此毕吾生焉。

自立志自新以来，至今五十余日，未曾改得一过，此后直须彻底荡涤，一丝不放松。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，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，务使息息静极，使此生意不息。

君子欲有所树立，必自“不妄求